手脱皮 为何秋冬多发

手痒、起红点、小泡，继而结痂脱皮，干裂……

谈朋友，要牵手；谈工作，要握手；谈生意，要握手……，可是，脱皮的“手”如何拿得出？因为手脱皮，总是在手上撕扯，一层又一层，直到撕出伤口、流血，才稍作停顿，然后再开始…… 孩子上课时没心思听讲，做事心不在焉，这样下去，怎么得了……

立秋后，气温变化大，原本易出汗的手变得发干，灼热，开始刺痒、起小泡，继而粗糙脱皮，最终露出鲜色嫩肉。家庭主妇因常接触洗衣粉，也会脱皮、干裂，这样病菌、病毒就乘虚而入，增加感染机会，一般春、秋两季手脱皮，手脱皮并非真菌引起，且年年复发，如不重视，会逐年加重，所以一定要及早防御。　摘自《皮肤病防治》

现在有办法了，百年老字号——济南顺和堂运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出划时代产品——“手脱皮修复霜”，采用表皮修复因子、VE、VA及天然植物提取物等多种成份，通过表皮修复、营养滋润、深层调节三重作用，增加毛细血管致密性，降低其脆性，提高皮肤组织的防御能力，对季节性手脱皮有很好的修复作用，使用本品可保持皮肤滋润、柔软，避免手脱皮的发生。

咨询电话：021-52664748

欢迎点击：www.shsqh.com

人物聚焦　采写/本报记者 尹 欣

黄河的味道

——专访著名作家二月河

河南南阳市，记者一下飞机坐上出租车，便和女司机有了这样一番对话：

记者：南阳什么最有名？

司机：诸葛亮和二月河。

谈起曾坐过几次她车的二月河，司机来了兴致，讲起了她眼中这个“很本分的老头”的趣事。一是说南阳市没有人不认识二月河，给他写信不用写具体地址，只要写“南阳市二月河收”，他一准儿能收到；二是说二月河一点不像个大作家，“穿得连进城的农民都不胜”。女司机看他总是穿那一套衣服，劝他换身新的，“你猜二月河说啥——‘土里生、土里长，穿上西服俺就出不来了。’”

二月河的家距离诸葛亮躬耕的卧龙岗4公里远，红色铁门紧闭着，院墙的醒目处贴着一张“告示”：“来访朋友，请预约登记”。若没有这张已经被雨水打得字迹模糊的字条把着门，恐怕这里终日要门庭若市。记者拨打二月河手机，传来《吉祥三宝》的彩铃，旋即大门开启，一张佛像般的脸笑意吟吟。

“我的书里都是黄河的味道。”　尹欣 摄

今年是治理黄河60周年。在中华儿女的心中，黄河这条奔腾不息的母亲河，不仅是一条自然的河，更是一条文化的河。

面对饱经沧桑的黄河，以创作《康熙大帝》、《乾隆皇帝》、《雍正王朝》而蜚声中外的著名作家二月河，多次热切地呼吁：激扬黄河文化，让黄河文化重新“咆哮”起来。

而在他的笔名里、作品中、心坎上，也充盈着对黄河的依依眷恋，传递着黄河的甘甜味道。

黄河的味道，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味道。

不能因为黄河里面有泥沙，就忽视它、无视它

问及门口的预约告示，二月河心直口快，“都要我接待应酬，我不就成了《红楼梦》里的薛宝钗了，哪还有时间写文章呢？”

二月河出名以后，他的书成了南阳人馈赠外地亲朋的首选“特产”，每天来找他签名的人更是络绎不绝。对读者，他从不拒绝，可后来混进来一些书商，一车一车地把书拉来让他签名。于是他想了个怪招：凡是签名超过3本的，请先到南阳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，捐多捐少悉听尊便。只有拿着捐款收据来，他才给签。问他帮希望工程拉来了多少捐款，他嘿嘿一乐，“有几万元了，是个好事。”

笑谈中，客厅沙发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字吸引了记者，上书：“访客诸友，君子之交如水，秀才人情似纸，吾性淡泊远市，不耐尘嚣，友客莫说人事，更宜宦途黜深者，请免开尊口”。原来成名后，一到要考核干部的时候，就有一些人三天两头地往他家里跑，来意也很明确，二月河认识的领导多，都求他在相熟领导面前说说好话，帮忙提拔。

解放周末：这幅字挂出来后，找您帮忙“跑官”的人少了吗？

二月河：少多了。有的人我知道他来想干啥，可他一看“莫谈人事”，就再张不开这个口了。

解放周末：来请您帮忙“跑官”的人少了，可类似的社会问题却屡见不鲜。您觉得这些问题衍生的背后，潜藏着怎样的文化根源？

二月河：无论是国民素质低，还是腐败滋生，都是我们正在面临的很严重的问题。

比如，现在很多贪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他们有知识，但知识不等于文化，他们的素质、品德并不高。我看到有的腐败分子写检查，都爱说，“我是苦孩子出身，从小放牛放羊，吃不饱、穿不暖，是党把我培养出来的，我腐败是因为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，放松了思想改造……”我看了觉得很好笑，无论哪个阶级都有腐败现象，腐败是社会问题，是一种不良的文化现象。他还不如说，“小时候我爹我妈没把我教育好，我变坏了。”

解放周末：没文化，所以腐败就滋生了？

二月河：对。不要说大人，现在连孩子都学会了那一套。有的小学生对老师说，“我爸爸是单位的领导，您需要办什么事，跟他说。”你看，连小学生都知道，掌握了权势以后就可以利用别人，甚至欺负别人，这怎么好得了？上至有的高官，下到一些小学生，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渗透得多广，都被扯进去了。这些都要引起我们在文化上的思索。

解放周末：有人说文化生命的弱化是一个民族衰落和腐败的根源，您觉得我们的文化生命是否正在弱化？

二月河：弱化谈不上，不过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的确有些不协调。中国是礼教国家，礼是什么？就是实实在在的规矩，要照规矩来。可现在很多时候是丢掉了规矩，丢掉了我们民族文化中很多的好东西。就像对待黄河，不能因为它里面有泥沙，不能因为它浑浊，就忽视它、无视它。没错，黄河的味道里面有苦有涩，但别忘了，它里面也有甜。我们现在是过度强调了苦和涩，而把甜和营养都扔掉了。不要把黄河的味道变成馊味，更不能无原则地抛弃。

任何时候都不要数典忘祖

说到黄河，二月河动情地回忆起儿时眺望黄河的景象：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，那时候就住在三门峡陕县太阳渡边。吃完晚饭，把自家西窗一打开，外面的黄河就“汤汤”地奔腾着在我面前流过。河两边都是险峻的高山，太阳快落山了，漫天都是彩霞，整个山都被染成了玫瑰紫色。河水金黄，就像一河流动着的黄金。

黄河的壮阔、激荡，并不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能够完全读懂的。虽然“当时没有任何感动，”但当黄河的孩子长大后游历万水千山时，却发现每走一次，每走一步，内心的黄河记忆就愈加清晰、愈加深刻起来。那种魂牵梦绕的情愫，那种文化相通的感受，让他虽不能推窗即见，却已将黄河深深烙印在心里。

二月河这个名字，就流淌着他对黄河默默的依恋。

二月河本名叫凌解放。当年《康熙大帝》即将出版时，他觉得署凌解放这个名字太现代，与写帝王的书不搭调，就决定起个笔名。从字面上看，凌就是冰凌，解放就是解冻，冰凌解冻，不正是二月黄河奔涌的景象吗？

“二月河”，应运而生。

后来，有人根据他的名字出了一个上联，叫“二月河开凌解放”。据说，直到今天也没人对出令人满意的下联。而很多不知情的读者，称他为“二老师”、“二先生”，他不解释，也不纠正，全都憨厚地“笑纳”。

解放周末：从您的笔名中，我们能看到黄河的影子。您眼中的黄河是怎样的一条河？

二月河：黄河是一条高洁的河。它不仅是自然形态的河，还是一条人文河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命根子。我给自己取名“二月河”，就是要提醒自己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数典忘祖。

解放周末：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但听您讲述儿时的黄河记忆，还是那么清晰，仿佛就在眼前。您常回去看黄河吗？它还是那样壮美吗？

二月河：我不敢去看。什么感觉呢？就像是多年未见的初恋情人，见了怕失望，不敢去破坏那种留在记忆里的美感。虽然不敢看，不忍看，但也还是看了几回。看了就觉得心疼，黄河已经不再是我小时候见到的那个样子了。我们快把黄河喝干了，它的日子越来越难过。这些年张扬的一些东西铜臭味太重了，也玷污了这条高洁的河。无论是自然的河，还是人文的河，都需要清理和重新感受。

解放周末：人类的贪婪让黄河的日子不好过。似乎还有这样一种倾向，对母亲河我们缺少应有的感恩之情，甚至有人嫌弃它的浑浊。

二月河：毛主席说过，人可以藐视一切，但不可藐视黄河。不少现代人对自然的黄河不认识，对文化的黄河也不认识。从文化形态上来说，我们可以看到古巴比伦、古希腊、古埃及文明古国的文化都中断了，只有黄河文化绵延生息。虽然黄河文化中有很多很要命的、很落后的东西，但我们可以把落后的东西剔除出去，把好的东西留下来。不要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。

解放周末：我们现在恰恰是对自身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发现、发扬得还不够。

二月河：不止是发扬得不够，甚至有些人连听都不愿意听，不愿意听我们讲别人的文化中断了，我们的不断。用科学的态度来看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为什么这个文化不会断？为什么我们遭受一次又一次致命的打击，而文化却能一直绵延下去？为什么这么多人一直在接受它，传承它？这正说明这种文化的生命力极强。

解放周末：对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文化，我们却缺乏全面的审视。

二月河：对外来的文化也缺乏分析的眼光。吸收了西方的一些东西，但是有些不好的，我们也当宝贝把它捧起来，或者把它变成我们意识里面的东西。而对我们自身的东西，却漠然视之。这实际上是在一步步地放弃黄河文化。这对中华文化损害非常大，也很危险。

没有忧患意识，必然就是盲目的欢天喜地

高中学历，当过兵，挖过煤窑，在“帝王系列”问世前，连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学作品都没发表过，二月河的经历让很多人不解，这个二月河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更有人惊呼，“天才二月河”。

他却只说，自己是文坛一痴人。

二月河小时候贪玩，功课不好，但特别爱读课外书，上初中时就读完了中国四大古典名著。

高中毕业参了军，当了工程兵，挖煤窑、修河堤、筑公路。一天下来，腰酸背痛。当战友们鼾声四起时，他却躲在被窝里偷着看书。

有一次部队换防，为了轻装和破“四旧”，部队把图书室里的书扔在操场上烧。他趁人不注意，硬是从火里抢出了一本厚厚的辞海和几本史书。

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痴，曾被管理员遗忘关在图书馆中而不自知；也曾捧书走路，踢掉了脚趾甲而浑然不觉。

人说痴狂总相连。书痴二月河在一次会上就这样意外地“狂”了一次。

没写“帝王系列”时，二月河最感兴趣的是《红楼梦》，转业后每天下了班就研究《红楼梦》。写了几篇论文，但都如泥牛入海。后来“赌气”地把论文寄给了著名红学家冯其墉先生，没想到，冯先生不但给他回了信，还夸他的论文“想像力丰富、用笔细腻，是小说笔法”，吸收他加入了“红学会”。

1982年，在上海举办的中国“红学会”全国代表大会上，专家们从《红楼梦》，说到了康熙皇帝。有人说，像康熙这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过杰出作用的皇帝，至今竟没有一部写他写得像样子的文学作品，实在可叹。这时一直窝在角落里的二月河发了声音，“我来写”。

专家们打量着这位打扮得土里土气的部队转业干部，都先怔了一下，随后笑笑，不再说什么。而当年文坛一文不名的小卒，却自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他的创作之路。

写皇帝，笔下驰骋千里，思绪飞越百年。可当时一家3口，挤在一个29平方米的“小窝”里。夏天，汗流浃背，上身打赤膊，再拎一桶水放桌下，把两脚放在里面避暑；冬天，一写就是下半夜两三点，身上裹一件军大衣，脚上蹬一双大头鞋，全身上下，只露出写字的手。

520万字，3部13本“帝王系列”就这样诞生了。

……

二月河自称，每写一部书，就等于穿越一座沙漠，独行者寂寞而空寥。难怪一次在郑州开会，几位年轻女作家当着他的面说，“宁死不学二月河”。因为她们清楚，这520万字中隐含着多少艰辛。

解放周末：您少年时就通读了古典名著，这对于您自身修养的养成和文化底蕴的形成至关重要。而有调查显示，当今年轻人的阅读率越来越低，浅阅读代替了思考。

二月河：这是一个潜在的威胁，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。有时候我很疑惑。我年轻时想看一本书，怕花钱，张不开嘴向家长要。现在的年轻人有这个条件了，但是注意力却集中在很多很浅薄、白白耗费生命的地方。我们对网络文化还缺少正确的引导。

我常想，如果世界上突然没有了电这个东西了，年轻人会比老年人更难受。没有电了，我们可以点油灯；没有皮鞋，我们老年人可以穿草鞋。但是年轻人肯定受不了。

解放周末：年轻人缺少痛苦的体验，也似乎更难承受痛苦的击打。

二月河：也可以说缺少忧患意识。范仲淹说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没有忧患意识，必然就是盲目的欢天喜地，盲目的乐观。一个民族，一位爱国志士，首先要有忧，而后才知进取。如果这种忧患意识能够有效地传播，黄河的味道就会好起来。

让黄河文化重新“咆哮”起来

“务外非君子，守中是丈夫”，二月河一直信奉着卧龙岗石碑上的这句话。

无论是成名前还是出名后，他在为人处世上丝毫未变。每天早上，他还是提着菜篮子到市场买菜，菜场的人都认识他，纷纷和他打招呼，“那种感觉好极了”；回到家，系上围裙就开始做饭；父亲在世时，每周去看他老人家，陪他下棋。

虽然写的是遥远的帝王将相，但二月河对新事物也不排斥，不但学会了用手机发短信，还学会了上网。但不变的是，他仍然坚持用笔写作，而不用效率更高的电脑。有一次，他也想换“新式武器”试试，就从废纸篓里捡出来一段不完整的稿子，请人帮忙用电脑打出来。拿到打好的稿子一看，太工整了，竟然左看右看，看不出什么毛病。“就像我们河南人喜欢吃手擀的面条，不爱吃机器压出来的面条一样”，于是，他每天还是坐在书桌前，一笔一画做着他的文章。

正聊着，一位从前的老领导带着两套二月河的书登门请他签名，领导告诉他其中一本是要送给某部长的，二月河抬头，搁下笔，“对不起，我签名从不签职务，只称先生”。

解放周末：签名时不写职务，这个规矩是什么时候形成的？

二月河：刚出名有人找我签名的时候就定下这条规矩了。读我书的人都是我的先生，都是我的老师。我不能给读者分三六九等，那不符合我创作的精神。

解放周末：有人说，“凡有井水处，都读二月河”；还有人说，“有华人处，就有二月河的读者”。无论是土的，还是洋的，都不约而同地被您的作品吸引，您觉得您书里最吸引他们的是什么？

二月河：读我的书，你能读出两个字——黄河，我的书里都是黄河的味道。

2000年，美国华人给我评了个“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”。我很高兴。我高兴不是因为它是美国华人给我的，而是它的评选方式，它是根据图书馆的借阅率、书店里的销售量和读者的投票量等来评的。

这个奖给了我，我就躺在被窝里想，为什么呢？强手如林，怎么就给我了呢？这当然是我的光荣，但不要贪天之功，不要觉得我这书写得真好啊。后来我分析了一下原因，主要是我这个书里面汉文化、河流文化、土文化的营养高。美国的很多华裔都看我的书，看了就勾起他们对民族的根的感情，书里写的小河沟、酸枣树，他们看到了都感觉很亲切，如临其境。从这点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魅力，不是我二月河怎么样，而是书的味道吸引了他们。

解放周末：这味道就是黄河的味道，中华民族文化的味道。

二月河：对，就是中国人的味道。书的灵魂也是中国人的灵魂，里面蕴涵着的是黄河文化的素质。后来，我给那个颁奖机构题词时写下了这样几句话：“中国人文之因根，不从地迁，不分时易，不随物化，不以域异，光华神圣永远被之四海。”这个“因根”是什么东西？就是黄河文化。

解放周末：要固守文化的“因根”，同时还要给文化的河流注入新的流量。

二月河：注入流量，从自然河来讲，不一定是黄河的水，也可以引入长江的水。从文化上讲，西方文化中对我们有用的，要积极地拿来，批判地吸收。黄河文化应该是博大的，应该是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的河流文化，不要把它变成一种狭隘的文化。“所言是，虽盗跖之语不可为非；所言非，虽尧舜之语不可为是”，有这样的胸襟，文化的黄河一定会重新“咆哮”起来，我们文化的河流也一定会壮阔起来。

（题图书法　二月河）

《解放周末》总策划　高慎盈　黄　玮　Email:hw038@jfdaily.com